

## 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评《新编英国文学史教程》《新编英国文学选读》系列教材

苏 婷\*

DOI:10.16754/b.cnki.ymwxyjlc.2025.02.013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为文学观念的理解及文学作品的赏析提供了哪些新视角?传统英国文学课程与教学模式是否依然符合当下人才培养的需要?英国文学教材编写应如何契合当下外语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又能在哪些方面做出创新?由李维屏教授、殷企平教授领衔编写的《新编英国文学史教程》(2024,下文简称《文学史》)、《新编英国文学选读》(2024,下文简称《文学选读》)系列教材体现了业内专家学者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该套教材的编写汇集了多位国内重量级英国文学研究专家,他们基于自身多年的教研实践经验,在承续英国文学经典教材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对现有英国文学教材存在的问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在方案设计、学术范式、批评视角和话语方式等方面均体现了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原则”(李维屏 V)。他们的努力最终成就了这一兼具人文素养、思想深度以及学术内涵的力作。

该套教材坚持问题导向和学术思维并重,“改变了以往主要介绍英美文学的历史、运动、事件以及作家生平和作品梗概的固有模式”以及“以往文学史和文学选读两种教材之间因缺乏统筹合作而在史料、作家和作品选择方面各取所需,不能相辅相成”的问题(同上 IV—V),整体设计以文学发展史为基底,以文学品鉴为路径,点面结合,重点突出。两本教材内容协调,相互配合,共同编织起丰富立体的知识网络,此外该网络还与中国视角相结合,体现出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脉络和前沿成果,具备鲜明的全球性、当代性及跨学科性。

\* [作者简介]: 苏婷,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岛屿研究。

## 一、教学新探：从内容到方法的革新

传统英国文学教材多按照时间顺序平铺直叙,展示史料、思潮流派、作家作品,如此虽面面俱到,但对初学者而言知识点相对分散,难以把握重点,且难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文学兴趣,也很容易使文学教学陷入照本宣科、死记硬背的境地。《文学史》《文学选读》系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就这一问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首先,《文学史》并非不加筛选地对史料进行全方位展示,而是采取“概览-关键词-重要特征-作家作品-习题”的结构模式,体现出逐步聚焦、重点突出的原则,并将传统文学史教材以“史”为重的倾向逐渐转向对文学及文学性的突出呈现,历史信息多通过背景注释、图片、时间轴等方式展现,用以辅助学生理解知识点。其次,教材难度也依据教材结构及教学重点做出了适当调整,有关历史背景、作品简介及评论性内容增加了注释,必要时以中文呈现,帮助学生更加高效、深入地把握要点。在弱化史料难度的同时,教材还增加了与学术研究相关的关键词、文学特征、文学评论等板块,提升了教材内容的学术性。教材对作家作品的介绍也不仅停留于故事梗概,而是围绕某一视角对作品做出学术阐释。此外,《文学史》和《文学选读》两本教材在结构、内容和观点上相互配合,“文”与“史”不再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新视角、新知识及新方法与文本相结合,最终又回到文本中,使两本教材产生了珠联璧合、文史互鉴的效果。

《文学史》《文学选读》系列教材编写的革新也体现了当下外国文学教学方法的革新以及外国文学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型。新时代外国文学人才培养不应仅停留在语言能力的训练上,更应注重学生的人文素养、思辨能力、鉴赏能力以及审美品格的全面提升。系列教材在内容选择及教学方法上均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思想,图文并茂、配套电子课件与纸质材料相结合的多模态方式亦能满足不同层次的教学需求,有助于有效引导学生进入文学世界。

## 二、以研促教：学术动态与教材内容深度结合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的颁布,标志着国家对高质量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学的内在价值及其对人的持

续影响会伴随人的一生。因此,从人才培养环节就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培养批判性思维,接触研究前沿,有利于外语教育的专业化、精细化发展。教研共生,以研促教是本套系列教材的第二大特色。“专业教材不仅要提供现成知识,还应体现编写者在相关研究中的新发现、新思想、新成果。高校教材应该成为把本学科新近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的重要手段”(殷企平 VI),这一理念贯穿了本套教材编写过程的始终。

无论是《文学史》还是《文学选读》,两本教材均以“关键词”的方式有意识地向学生提供多重批评鉴赏的视角。“英美文学史上诸如‘共同体’‘现代性’‘流动性’‘跨学科表征’等一以贯之的题材与现象”也在两本教材中被反复讨论(李维屏 V)。两本教材都分别从社会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的角度对上述关键词进行阐释,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以《文学选读》为例,该教材每个单元的选材、编排和讲解都围绕“共同体”这一中心概念,旨在引导学生从史学、政治学等跨学科角度审视文学作品中的共同体意识和现代性意识(殷企平 VI)。这不仅与近几年外国文学研究的前沿话题相呼应,同时也是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当代语境的回应。通过这一视角审视外国古今文学与文化现象,将学术动态与教学内容相结合,有助于学生形成跨文化比较视野,在加深跨文化理解的同时,有效促进学生学术思维的启迪以及鉴赏能力的培养。

### 三、视角创新：中国视角下的跨文化诠释

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精神,“外语专业知识中的文学内涵既包括语言对象国文学,也涉及涵盖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与批评理论知识,具体指不同时期国别文学史涉及的主要作家作品,以及文学观念、运动、流派和艺术成就等,并应在共时层面与世界文学勾连起来,以拓宽学生的外国文学视野”(杨金才 2)。外语专业人才的社会使命应与国家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需求相契合,应运用外语有效传播中国思想、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外国文学研究及教学不应存在于真空中,而是需要与全球广泛的社会文化语境相联系。因此,坚守文化自信、融通中西、知行合一的新时代外语人才培养的新方向。《文学史》《文学选读》系列教材的编写有效契合了这一理念。

两本教材都不止于对外国文学、历史及文化现象的介绍,而是致力于在中外文化之间建立联系,在强化外国文学研究中国视角的同时,凸显出中西贯通、求同存异的思想原则。《文学史》几乎每一章节的末尾都引入了对相关中国文学及文化现象的探讨,如古英语时代与中国南北朝至唐代诗歌的对比,英国文艺复兴及王政复辟时期的戏剧与中国杂剧和戏曲的对比,以及英国17世纪文学与中国明清时期短篇故事及小说的对比等等。《文学选读》也不断在文学评论及习题中引入中国文学现象并与之进行比较,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的《乌托邦》(*Utopia*, 1516)与陶渊明(约365—427)的《桃花源记》(约418),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的十四行诗与中国《诗经》(约前1066—前541)中的爱情诗……将中国视角引入外国文学教材的目的,不仅在于从对比中发现两种文化间的异同并建立联系,更在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中英文化的各自特色,从宏观层面建立学生对世界文明演进及社会发展规律的整体认知。《文学史》《文学选读》系列教材在比较视角上的创新进一步反映了本套教材的前瞻性、先进性和独创性。

教材建设事关学科建设大局和人才培养质量,也事关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的高质量发展。《文学史》《文学选读》系列教材的编写立足以人为本的原则,紧密结合国家和时代发展的需求,集教学之新、研究之新、视角之新于一体,最终铸就了这一充满独特思想、展现智慧光辉、富有学术深度的精品教材。该系列教材的出版源于中国学者在高校英国文学课程及教学改革方面的倾力探索,且在结构、形式、风格上充分体现了外国文学教材的变革与转型(李维屏 VII),不仅响应了时代对教育的需求,也为高等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学术视角。《文学史》《文学选读》系列教材在各大高校的推广使用既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语言能力,又有利于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提升其跨文化理解能力,进而更好地肩负起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使命。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李维屏主编:《新编英国文学史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4年。

杨金才:“外语类专业外国文学知识、文学欣赏能力与课程设置”,《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4期,第1—7页。

殷企平主编:《新编英国文学选读》,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4年。